

# 留俄及歸國的回憶

● 任卓宣原著

編者按：

為配合陳良玉教授大作「任卓宣教授軼事」的刊出，特檢附任卓宣教授原著，並附珍貴圖片多張，隆重刊出，以饗讀者。

## 我在莫斯科之回憶

我原是留法勤工儉學的，並無到莫斯科之想。只因在巴黎參加一個響應國內五卅運動的示威被捕被禁數月，又被驅逐出境，到了柏林。國共兩黨同志俱歡迎，並把我安置在一個工人家住。當時身上一錢也沒有，要回國是不可能的。聞莫斯科孫逸仙大學開辦，而由柏林到莫斯科，花錢甚少，遂決定前往入該大學讀書。在柏林一月，結識高傳珠、李毓九、熊保頤等人。

由柏林到莫斯科，乘火車只經波蘭一國便到了。途中人問及我，僅以在巴黎示

威數字對，人便知道了。因為這個示威很特別，公開舉行被禁後，乃在中國駐法公使館內舉行，構成旅法華人佔領公使館的行為，也可說是在公使館內暴動。法報大登其消息數日，因而傳遍歐洲各國。及我到莫斯科，孫逸仙大學還未開學，國內來此入學的人亦尚未到，我於是暫住東大。

東大是東方大學，所以招收東方各國青年入學的。中國青年在此讀書的人有幾十個，像卜道明、蔣光慈、王一非等都是。最初是由國內去的，以後由法國去的也不少。這些人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到莫斯科，依共產國際規定，即應成為俄共的黨員，不能再有自己的組織。因為共產黨是國際主義的之故。但在校學生，無政治行動，則可有自己的組織，以研究自己國內的問題，藉收互相訓練之功，以補教育

之不足。所以東大有一個中共的支部，卜道明在那時叫卜士奇，曾為其負責人。

我到東大雖是暫住，亦自然成了東大中共支部的成員。原來我在法國即是中共駐法通信員，亦即中共的成員了。東大支部在互相訓練上極為嚴格。其法是列寧所說黨的自我批評。東大支部無政治行動，而注意黨員的思想教育、政治認識。學生都是知識分子，屬於小資產階級，共黨是無產階級政黨，必須要他們放棄小資產階級意識和資產階級色彩而無產階級化。這就是說，在思想、言論、行為、態度上都要從原樣改變過來，否則要受批評，嚴厲的批評，至改變而後止。我在東大還好，很容易過關，未受到甚麼批評。

## 貧農子弟儲蓄入學

這是因為我原是貧農家子，生活清苦，並無富家習氣。到法做工，目的在儲蓄入學，生活比工人還清苦。及後加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，負宣傳、訓練之責。在思想、政治、言論、行為、態度上均無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習氣。及孫逸仙大學開學，我離開東大時，東大支部要我負孫大中共及中青黨團員學生的責任。這是在孫大學生中的中共及中青正式組織未成立時，由我擔任臨時主持者，有如東大支部的特派員然。因此中共及中青成員離開中國便離開組織，到莫斯科來，東大支部乃中共俄共所承認者，所以有派員在孫大籌備其正式組織的必要。

我到孫大，與國內來的同學一樣，都是學生。但我志不在讀書，是要早點回國工作的，所以我不學俄文，只聽「西方革命史」一類課程。當時孫大課程，有用俄文講的，有用英文講的，有用法文講的，隨教授所擅長的語文來決定。翻譯在學生中間物色。我從法國來，略懂法文。一個教授用法文講「西方革命史」，便由我翻譯。因此接近他，曾於某星期日到他家去訪問，知其生活清苦，與法國、德國工人生活差不多，只是家中有一點書籍而已。

### 在莫斯科喫黑麵包

俄國生活不及西歐如法、德等國。它們都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。我於戰後去法國，喫白麵包，一切如常。五年後往德國，生活亦如常。到俄國，在莫斯科住，還在喫黑麵包。可見生產發達的國家，經過戰爭，恢復亦快。生產不發達的國家，雖較早退出戰爭，恢復亦慢。這時就實行共產主義，亦無能為力。而共產主義之不及資本主義，亦於此可見。但是我那時還見不及此，還沉沒在理想之中。

因此，我由東大到孫大後，把國內來的中共及中青成員混合編成若干小組，每小組設一負責人，分別開會，討論問題，互相訓練。為甚麼不分黨團，混合編組呢？因為這是臨時性的，而在孫大無政治行動，皆同為學生，受一樣的教育，實無分別黨員團員的必要。我也同各小組講話。其法即由二個以上的小組同時同地開會。這種講話是訓練性的，以思想或政治為題目，一講話就是二小時。

當時講話，在精神方面，是鼓勵大家多研究，早回國，不一定學俄文，因為國內需人甚急。這個觀念，也是東大支部的

看法。後來孫大校長拉德克曉得了，把我和另有幾人叫去談話。他主張學俄文，讀俄書，學習理論。他說話，有風趣，很滑稽。意即不怕沒有革命工作，只怕沒有革命理論。打的譬喻，非常粗俗。弄得在座的女同志，大笑不已。

拉德克很有學問，是共產國際的政論家。恩格斯發表「空想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」或「社會主義之由空想到科學」，拉德克發表「理論的與行動的社會主義」或「社會主義之由理論到行動」。當時俄國辦孫大，在於紀念孫中山先生，所以選第一流人來當校長。拉氏很忙，日常校務由副校長米夫負責。但他對全校學生有一個分次而又系統的講演，總題為「中國革命運動史」。從一九二六年春季開始，到次年夏季停止，只講了一半。後來我在辛壘書店任總編輯時，曾將已講的一半改為「中國歷史之理論的分析」出版了。

### 胡漢民演講印象深

我對拉德克的講演並未聽好多便回國。但印象很深的是胡漢民先生的講演。他大講革命團結，不要鬧誰是國民黨員誰是共產黨員，把界限分得太明，發生糾紛。

他的話，是有所本的。當時孫大學生，確由這兩種黨員組成。中共及中青成員合編為小組之後，對內訓練，對外宣傳。所謂對外宣傳，就是變國民黨員為共產黨員之意。這能不引起某些國民黨員的反感，而受著威脅嗎？胡先生的話是雙關的，一方面向國民黨員說，一面也向共產黨員說，甚為巧妙！

當時孫大的共產黨員（黨團員合計）

多，國民黨員少，自然使共產黨員生出盡數吸收國民黨以便開會等等的想法。當時中共有一代表團駐莫斯科，其團長為蔡和森。有一次我去見他，告以那種想法。他反對，而且反對甚力。他說：『那要不得！那要不得！那要引起國共分裂。』他認為孫大原是幫助國民黨而辦，中共及中青成員是以加入國民黨的身分來的，孫大與東大不同，未可一概而論。

### 離俄返國主持宣傳

我離開蔡和森返孫大後，即照他的話來做。現在說我在孫大所認識的同學，年長者有王陸一，較少。年相近者有谷正綱、谷正鼎、皮以書、康澤、蕭贊育等。年幼者有蔣經國、莊東曉等。我除聽課、翻

譯外，黨務費時較多。不學俄文，亦不參加經常都有的參觀。就是列寧墓，我亦未去。但我曾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去旁觀一次。蔡和森是代表中共來參加會議的。因此，我也曾在莫斯科乘電車走過。冬春之間，到處是雪，堆積甚厚。電車上的玻璃窗是雙層，中間留有空隙，否則玻璃上結冰，人則須穿皮外套。

此外要說的，是我離家之時，原配已死。在法五年，並無機會接近中國女子。在孫大見了許多，我所滿意的有二位，莊東曉似無男友，我想徵詢她的意思。在返國已定時，約她散步校外。過一教室，見其門閉，階上無人，甚靜。因對她談及我回國的事。問她，則云要留校讀書。因此知其無意於我，遂不談下文。稍談一點讀書的事，便一同散步返校。

及離開莫斯科回國，是同東大的袁慶雲和先在東大後入軍校的朱德一路。另有幾人不能記憶了。其路是乘火車過烏拉山由西伯利亞鐵道，經貝加爾湖，沿黑龍江而至海參崴，走了十幾天。數人同住一旅社，候船。袁慶雲要我同大家作一點講演。我曾以「三民主義批判」為題。實則當時並未看過三民主義著作，而是望文生義

地隨便說說。是時朱德也在座。朱德在莫斯科時離開東大，其妻與人戀愛，他亦無如之何。這是我在東大聽著人說的。

在海參崴候船，是要乘俄船之故，為時甚久。及船到，數人一路。船經日本的門司，未上岸，殆因無日本簽證之故。及船到上海，已是暑期之中了。到上海後，我們同行數人便分散了。我曾見到陳獨秀、張國燾、彭述之等人。後來陳獨秀同我談，以為應留我在中央工作，但廣東區非常需人，只好派我去。此區包括兩廣及東南亞一帶，很大。我的工作，是主持宣傳。不久，我便離開上海了。

我在莫斯科之回憶，到此為止。（中外雜誌資料室提供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）

### 編輯報告 編者

△本誌四一〇期第一〇一頁照片說明  
 (1) 應是：(1)張國英將軍（二排右三）早年與羅「列」（前排右二）于豪華（二排右一）華金祥（二排右四）等軍中將領合影。「列」誤排「烈」，特此更正，敬請讀者指教。